

建设慈善之城的八个标准

为什么要建设慈善之城？

慈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良传统,在帮助困难群体、助推社会全面发展,尤其是实施精准扶贫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。慈善之城的建设,不仅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,更是突破和创新;同时在弘扬先进文化,鼓励个人和企业担当社会责任,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,也将产生更加强大的作用力。

现代中国,慈善之城的建设在引领整个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推进精神文明建设,引导社会向上、向善,凝聚人心、稳定社会等方面,也将发挥积极而强大的作用,是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与切入点。建设慈善之城,不仅让城市生活有温度,更让城市发展有高度。一方面,可增强城市吸引力,促进经济发展,尤其对旅游休闲产业更有感召力;另一方面,也让市民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和谐,从而安居乐业,增强归属感和向心力。

慈善之城的 8 个建设标准

从慈善的实践来说,慈善之城的建设可从八个方面入手,一级指标体系为八个,再进一步延伸出二、三级指标体系。

1.慈善捐赠

慈善捐赠体现慈善的社会

参与度和慈善的救助能力,是评价一个慈善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。在慈善捐赠的指标体系上,可设置捐赠对象和捐赠方法这两个二级指标,进而各自设置三级指标,比如捐赠对象可以分为企业、机关、学校、社会、个人等;捐赠方法可以分为大额捐赠、大额冠名基金、小额冠名基金、一日捐、随意捐、网络捐等。

2.慈善救助

慈善救助体现了对社会的关心程度和对困难群体的补偿程度,这也是慈善的本来意义。慈善救助可根据《慈善法》的有关内容设置八个二级指标,比如助医、助老、助困、助孤、助残、助学、助文、助创。

3.慈善宣传

慈善宣传对于慈善理念的传播,慈善文化的弘扬,慈善实践的推动,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在慈善的实践活动中,慈善宣传做好了,慈善的理念根植在市民心中,慈善捐赠就有效力,慈善救助就有成果。慈善宣传的二级指标体系,可以从慈善宣传的形式、慈善宣传的队伍、慈善宣传的保障等方面进行设置。

4.慈善组织

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,是慈善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内容,慈善组织强大了,慈善的捐赠和救助都会强大。在慈善组织的二级指标体系上,可以从横向、纵向和立体三个层面来设置指标体

系,慈善的纵向组织主要是指各级向基层延伸的慈善组织,慈善的横向组织主要指各级慈善分会的发展,慈善的立体组织主要是指慈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。

5.慈善志愿

慈善志愿是慈善工作的一项重要范畴,有了慈善志愿者队伍,慈善的力量才会强大,慈善对困难群体的帮扶,才有现实的载体和力量。慈善志愿者队伍需要培育与发展,通过慈善组织的建设来让慈善志愿者队伍更强大、更专业、更有活力。慈善志愿的二级指标可以从志愿者队伍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平台三个方面去设置指标体系。

6.慈善保障

慈善保障是慈善工作得以持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慈善保障的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政府的支持力度、政策的保障力度、社会的监督力度三个方面,来设置指标体系。

7.慈善设施

慈善设施是市民接受慈善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。慈善设施既是开展慈善工作的阵地,又是市民参与慈善的场所。慈善保障的二级指标体系,可以分为慈善工作阵地、慈善标志建筑等方面。

8.慈善平台

慈善平台可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慈善工作者与社会互动,慈善平台的建设具有很多创新性的内容。在实践中,慈善平台的



叶沈良/文

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

二级指标体系可以从服务平台、捐赠平台、慈善创新发布平台等多个方面考虑。

慈善之城如何落地？

慈善之城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,这个活动的开展需要有力的指导和专家们的帮助,以及相关部门的参与。建立主管部门,健全专家队伍,完善指标体系,便是一项重要任务。

明确主管部门。慈善之城的建设,在探讨、建设、推进过程中,应有一个主管部门进行系统性的指导和推动,相关部门也应该担起职责,主动作为,相互沟通,把慈善之城建设落实到位。宣传、民政、工商等部门,把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,把部门作用发挥起来,落实相关任务,达到相关要求,检查督促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慈善之城在建设过程中,应

重视理论研究,建立专家团队,进而更好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。广州慈善会以及很多城市的慈善总会联合进行“善城”研究,是个很好的办法,期望能够在专家队伍建设上发挥强大作用。

慈善之城的建设,确实需要建立系统规范的体系,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中,希望相互之间能够积极交流、沟通,一起贡献智慧,推出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建设体系,引领慈善之城健康发展。

有效的激励机制,对慈善之城的建设也是重要的助推力量。积极开展慈善宣传加以奖励,慈善捐赠到位进行表彰,慈善志愿有为给予鼓励。同时对各种违反《慈善法》的行为也应加以惩戒。

慈善之城建设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大好事,全社会共同参与,全民众共同努力,让慈善之光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
(据《善城》杂志)

(上接 14 版)

“我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,都是我们的员工设计好活动,看上去非常丰富非常好。”但青年们并不买账,他们不愿意进活动室、满院子跑,有外出活动也不好跟随着。

后来,冯璐放手让他们自己设计活动,工作人员只做必要的支持。“你就发现没有人在(活动室)外面瞎跑了。当他的生活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时候,他没那么焦虑了,情绪也更加稳定了。”

“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障碍者,就剥夺他的这些权利,然后美其名曰我是为了你好。”回顾支持心智障碍青年的经历,冯璐这样总结。“权利一旦还给他,他是最容易一下就能领会的,因为他得到自由了。”

【融合】

“谁的成长没有伤害啊?”李红感叹,当监护者选择放下过度保护和过度替代的“重担”,将选择的权利归还给孩子,并坚定地维护他们的权利,社会中也将有更多人开始选择正视和接纳。

十六年前,在广州,曾有一位名叫戴榕的母亲带着她的儿子,一个典型的中度自闭症儿童,给学校的校长、老师、班里每个同学的家长、社区保安和公交车司机都派了一封信。

在信中,这位母亲向所有人

解释了儿子作为自闭症的特点与困难:“我很希望他能够被学校和班级接纳。如果我儿子影响和打扰了您的孩子,不管在什么时间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,我一定积极介入,但同时我也希望,您愿意引导您的孩子去接纳我的孩子。”

她的儿子一直从普通小学读到了职业高中,今年已经 23 岁,依然是典型自闭症。他在社区中生活,有时会无偿帮面包店送面包,帮花店送花。他的同学还与他保持着联系,小学聚会也不忘邀请他。

类似的尝试也正在全国各地落地。在北京南边的丰台区,冯璐和同事们自 2013 年开始,协助了一批又一批心智障碍者青年去往普通社区中自主生活。故事通常从一处合租房开始,几位青年拥有各自的房间,他们平时去上班或去利智活动,晚上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,通常周末回一次父母家。

“我们一般都是先由智力障碍的青年人‘入场’,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,自闭症青年才慢慢进入。很多智力障碍的青年人情商很高。”

“第一次带青年人进入社区,我们的社工除了支持青年人去做社区、物业、楼门长、保安、邻居的拜访外,还会和青年人讨论在社区里看到其他人怎么打

招呼。后来,我们去社区的青年人,哪怕是没有语言的,也会微笑着和他人点头。”

入住的青年还在冯璐和同事们的协助下开始在社区里做志愿者,主动清扫老小区的卫生死角,在不同的节日邀请社区党员和居民一起做月饼、包粽子,还做了环保手工皂免费送给居民,邀请他们一起参与制作。

“渐渐地,社区的人就看到,这些青年人其实很厉害,有自己擅长的事情。”邻居们开始放弃偏见,青年人则开始独自去社区里买菜、买米面,去下馆子顺便学习用餐礼仪,与社区的人说话、来往,学会自己管理钱,学会敲开邻居家的门请他们帮忙修东西。

“自主生活并不是独立生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独立生活,都需要别人的支持。”冯璐解释。

多年来,她通过自主生活的试验,看到了心智障碍青年身上的可能性: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空间,学着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,他们也将不断学习如何与社会相处,拓展和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源网。他们可以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和人生。

【同一个世界】

李红不经意间踏入残障支

持领域,12 年来转战了不同职能和机构,始终感受着这个领域的艰辛和挑战,却再也没离开。

留住她的不仅是因亲近而产生的感情。“残障看上去像是比较特殊化的领域,但实际上它所倡导的价值观都是主流的,都是关于你怎么去看待生命的尊严,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怎么理解什么是平等,什么是融合,什么是多元。”

她说起戴榕给校长、老师、家长的那封信,信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:“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生活长大,您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。”

那所小学的校长曾在毕业晚会上特别提到戴榕的儿子。“我们学校因为有了张峻琦同学,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。他们将来无论成为市长、成为医生、成为律师、成为记者,他们都因为从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人,相比那些没有接触过的人,将来会对这个群体有更多认识,他们会更懂得去爱别人。”

“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群体。残障议题特别能放大人性的善,也容易放大人性的恶,特别能彰显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”李红这样总结。

从社会角度来看,“这些儿童他进到普通学校是他的权利还是他的错?如果是他的权利,这个权利的保障又如何不伤

害到其他儿童的受教育权利?学校的资源配置和机制有什么问题?这就反射到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,普通学校里没有懂特殊教育的老师。”

那次关于集体活动的争论最后,李红给儿子提了一个建议:“下次集体活动分组的时候,能不能你主动跟老师举手,说你可以跟他一组?”她明白,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权利意识倡导,都不是一天或一年就能达成,但她想至少先让自己的儿子真正意识到,那位智力障碍的同学,与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。

冯璐则谈起了自己的“职业倦怠”。去年 10 月,她曾一度因觉得自己阻碍了机构的发展而烦恼,可没多久后,她就收到了那张索赔 15 万元的律师函,为此忙碌了近半年,目前仍在努力推进。

“越是这样越要带障碍者出行。”冯璐想让更多人知道,尊重应该是互相的,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,有这样的群体在,你就是不应该在公共场所那么大声讲话。”

“我要感谢士明,他就是天使!他让我觉得当下有太多事情要做,我一定要留在机构。”她变得更坚定,“这根本就不是个体的问题,而是社会的障碍。我们要改变的,是这个环境。”

(据微信公众号“世界说”)